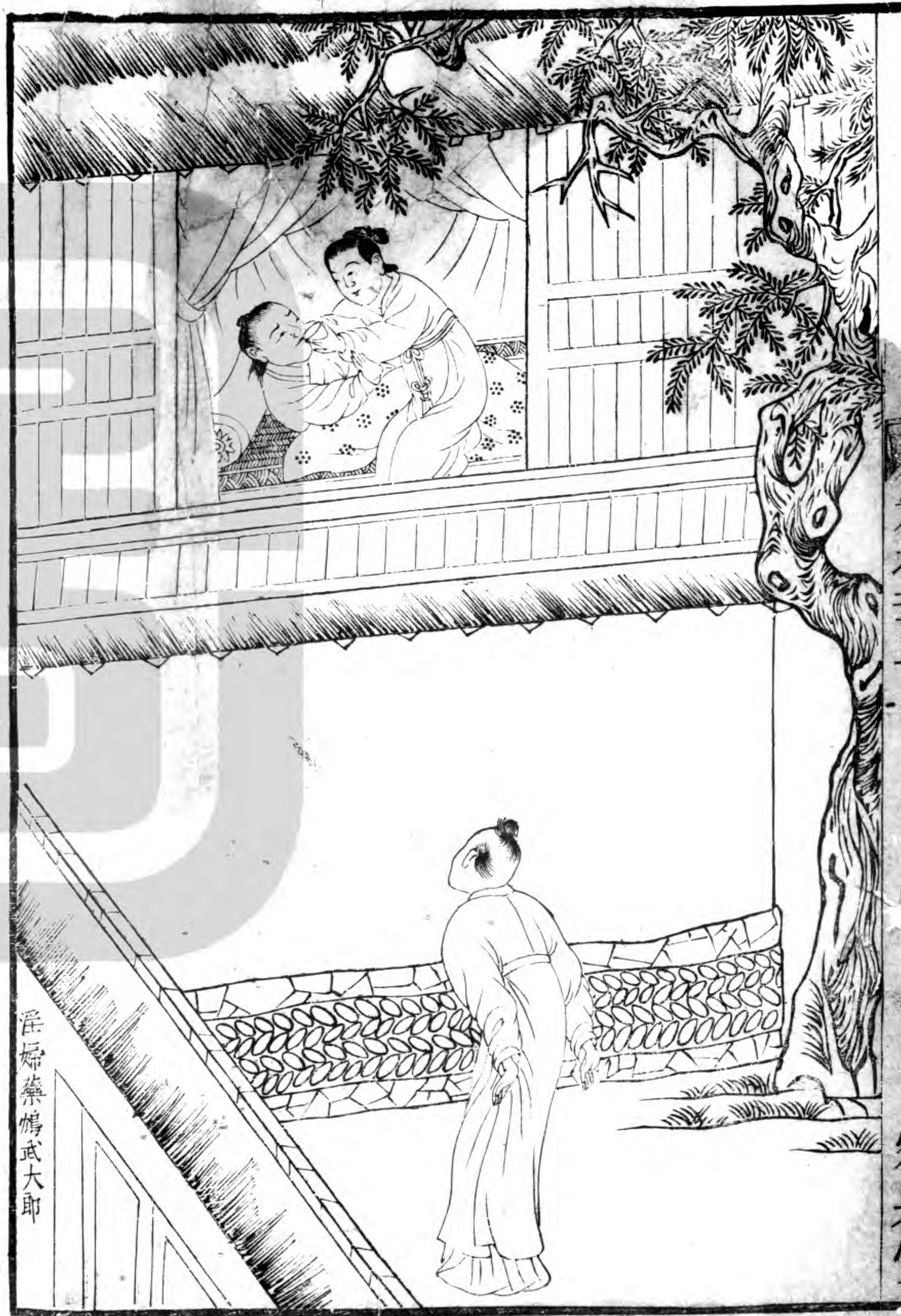




關婆計啜西門麩

茶坊





淫婦藥鴆武大郎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詩曰

可恠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查 亡身喪已皆

因此 破業傾資總爲他 半胸風流有何益 一般

滋味不須誇 他時禍起蕭牆內 血污遊魂更可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

雪梨籃兒一逕迤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

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

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吃得肥了武大歇

句是非胸句
句是般句

一箇尖
一箇呆
真通真逼

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此二麥。稔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又不養鵝鴨。那里有這麥。稔鄆哥道。你說沒麥。稔你怎地。棧得肥。胳膊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糊。孫。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主人。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裡。歇了擔兒。拿

從小孩
子口口
說出口
見匪夷
所思

了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旋酒。請鄆哥吃。那小廝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胳膊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胳膊。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裡。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耐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

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廝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湏三人也。有箇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湏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不着。于吃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

全要知
道不爲
武大也
不爲西
門慶只
是娶出
王婆這
口氣耳
妙妙

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老豬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必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打我時。我先將籃兒丟出街來。你却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逃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箇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

得窩盤他些箇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便趁過王婆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雲飛也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撇出來你便逃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了不在話下

虎有俵兮鳥有媒 暗中牽陷恣施爲 鄆哥指許西

門慶 他日分屍竟莫支

要他何用

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糊絲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裡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了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

惡則惡
美似却
似也

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房裡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急
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里肯放婆子只
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遶來頂
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門邊
用手推那房門時那里推得開口裡只叫得做得好事那
婦人頂住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閑常時只如鳥嘴
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交
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
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
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沒工夫說一時沒這智量便
來拔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

起右腳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裡撲地望後便倒子西門
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裡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撒
了王婆撒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
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臘查
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昏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
下肩摻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
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
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
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了
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没人來
采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

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
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
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
肯可憐我早早扶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
肯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
不回言却楚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
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冰窖子裡說道苦也我須知
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我如
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
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
是箇把枕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

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
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
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
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
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
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
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
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
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
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剗來與你却
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裡便好

真咄咄通

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
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
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
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
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
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
道乾娘此計神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湏下死工夫罷罷
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里這是斬草除根萌芽
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
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的謝我西門慶
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為証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難逃天

地眼 武松還砍二人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

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

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見貼戀

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痛藥裡待他

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

轉時必然腸胃逆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

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

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

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

這箇婆子倒走老手

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
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敲
壁子我自過來攙掇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
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
爲細末把與那婦人拿去藏了那婦人却楚將歸來到樓
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
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
時間不是了乞那厮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腳我問得
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
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好並不記懷武二家來
亦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

來王婆家裡坐地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
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叫你半夜裡吃吃倒了頭
把一兩牀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
受大嫂今夜醒睡些箇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自
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裡點上
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拏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裡聽
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裡
却昏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
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
將那藥拏在盞子裡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充在盞內把
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

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牀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牀被來匹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牀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鬆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剛刀亂攪痛剛剛煙生七竅直挺挺鮮血模糊渾身冰冷

口內涎流牙關緊咬三鬼枉赴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鬼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姦人刪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牀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昏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裏面擗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屍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荅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

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牀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哭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迤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呼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箇何須得你說費心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

西門慶道這箇不妨我自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一對隨身燈隣舍坊廂都來吊問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患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得自安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見謝了衆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

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箇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叔到巳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十箇小酒店裡坐下在閣見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者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甌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延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蹊兩箇吃了一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裡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說道九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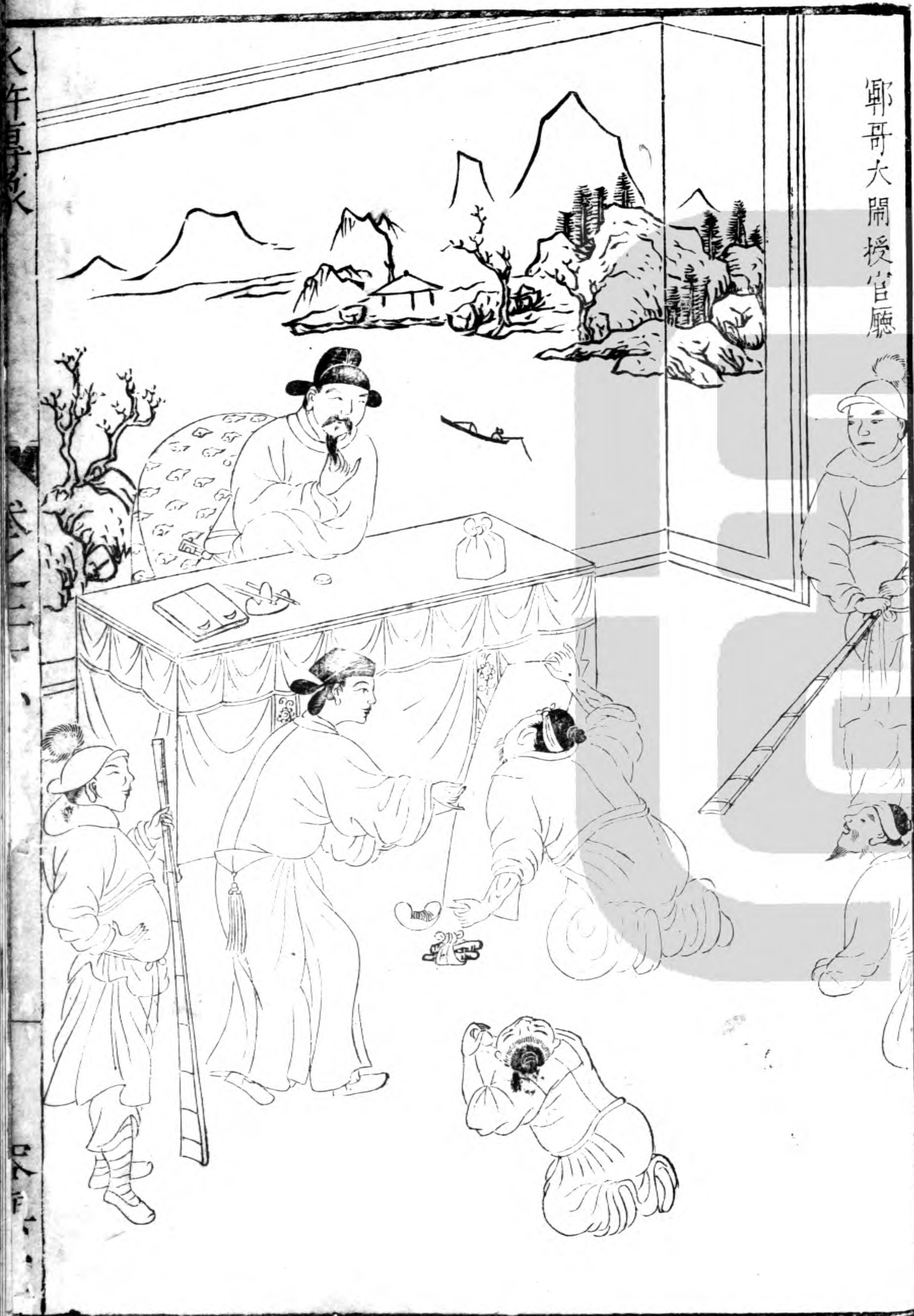
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受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才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吃了幾杯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舖裡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洩漏改日別有報效分付罷

一直去了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蹊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子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裡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

原來武大却討着這箇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千秋幡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萬着兩點唇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這回文字種種逼真第畫王婆易畫武大難畫武大易畫鄆哥難今試着眼看鄆哥處有一語不傳神寫照乎怪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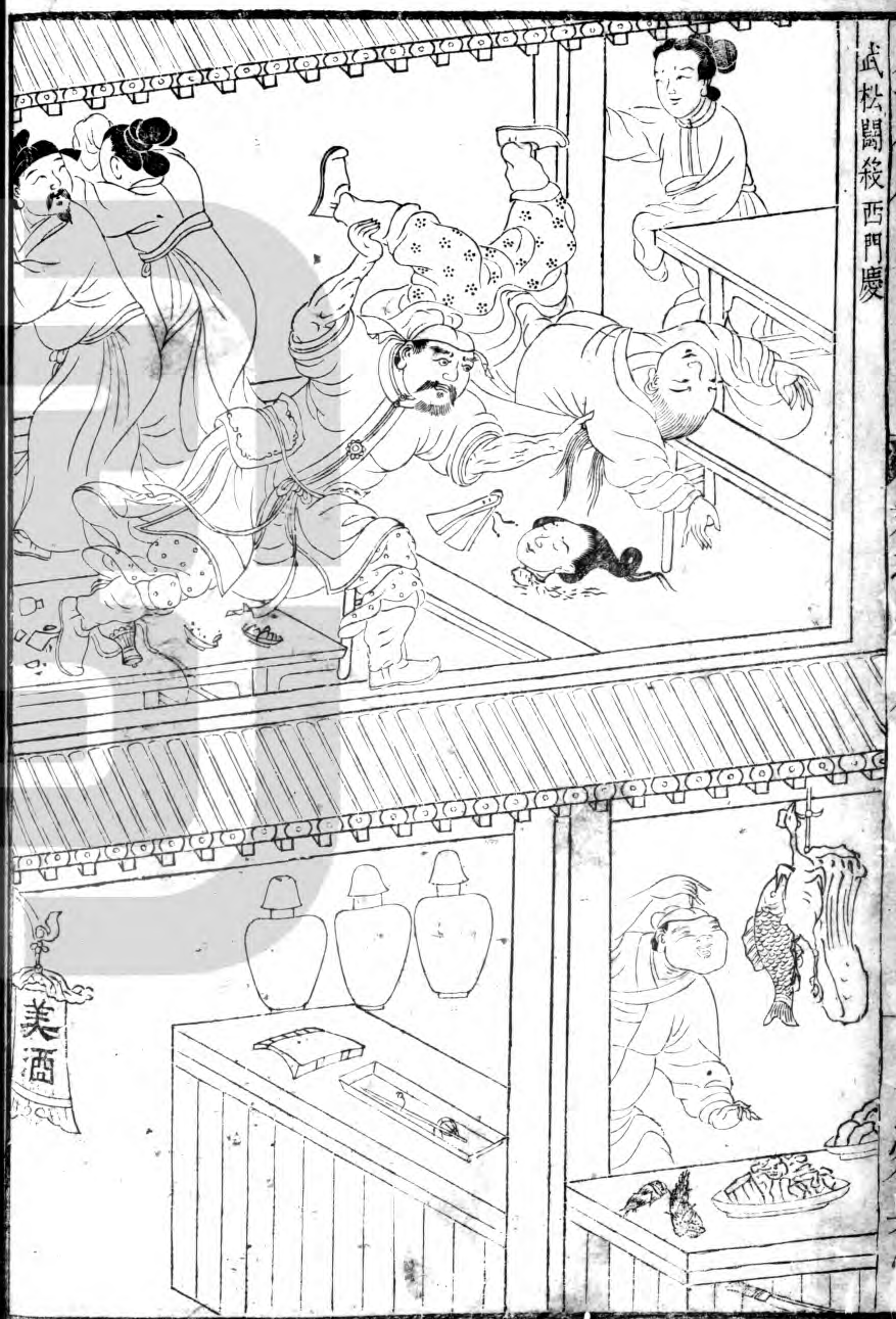
鄆哥大鬧授官廳



大鬧授官廳

鄆哥

大鬧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六

第二十六回

鄆哥大鬧投官廳

武松闖殺西門慶

詩曰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因緣是惡因緣 癡心做處人

人愛 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間花休采折 貞姿

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 下眾火家扶住 王婆便道 這

是中了惡快 將水來噴了兩口 何九叔漸漸地動轉 有些

甦醒 王婆道 且扶九叔回家去 却理會兩個火家 使扇板

門一逕擡 何九叔到家裡 大小接着 就在床上睡了 老婆

風

水滸傳卷之二十六

容與堂藏版

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聞時曾不知中惡坐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總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舖的西門慶請我去吃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個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模樣我心裡有八九分疑忌到那里揭起千秋幡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没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蠍待要打虎的武都頭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

來此事必然要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鄆哥去紫石街挈武大捉姦開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松歸來出殮這個便沒甚麼皂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必有蹊蹊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個老大証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你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

何九
婿

要停當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
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便
出殯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
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
方攛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
日早衆火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那
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
教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裡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裡
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没事了何九叔
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榻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特
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

把紙錢燒了就攛掇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
何九叔攛掇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
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裡去相待衆隣舍街坊小人
自替你照顧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挾去揀兩塊
骨頭損去側邊拿去撒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
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裡和闕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
拾骨殖撒在池子裡衆鄰舍回家各自分錢那何九叔將
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
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個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裡再說那
婦人歸到家中去桶子前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
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經幡錢槩金銀

錠采縉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裡只是偷鷄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没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有敗有首鷓鴣天單道這女色正是

色胆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只思當日同歡慶
豈想簫墻有禍憂貪快樂恣優游英雄壯士報冤仇請
看褒姒幽王事血染龍泉是盡頭腐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熱了却不顧外人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廝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常言

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閒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將及兩個月去時新春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襪戴上個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眾隣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吃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說道這番簫墻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

出事來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個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
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來那西門慶正和那婆娘
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遶後
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
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里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艷
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
忙去盥盆裡洗落了胭脂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
鬚兒脫去了紅裙綉襖旋穿上孝裙孝衫便從樓上哽哽
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
得甚麼症候吃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面說道你哥哥

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
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吃過醫治不得死了撒得我好好苦
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只得走過來挈他支吾武松又
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
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
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我又是個沒脚
蟹不是這個乾娘隣舍家誰肯來挈我武松道如今埋在
那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里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
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
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裡來
開了鎖去房裡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

麻絲繫在腰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
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了個土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
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
開了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
燈燭鋪設酒肴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
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
你若是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
仇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武松放聲大哭哭得那一
家隣舍無不恓惶那婦人也在裡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
飯酒肴和土兵吃了討兩條席子叫土兵中門傍邊睡武
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

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復去睡不着看那土
兵時勦勦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扒將起來看了那
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
三點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
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床
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那冷氣如何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烈如煞氣
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
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動引魂旛

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個人從靈
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細

却待向前來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一交
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士兵時正
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
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直在心裡不題等天
明却又理會天色漸明了士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
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
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
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吃
那婦人道見有藥貼在這裡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
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
人道是本處團練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

恁地且去縣裡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士兵走到紫石街
巷口問士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
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
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
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却揭起簾子叫聲何九叔在家
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來尋嚇得手忙脚亂
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
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裡有句話
閒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
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裡坐下
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

却待向前來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一交
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士兵時正
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
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直在心裡不題等天
明却又理會天色漸明了士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
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
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
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吃
那婦人道見有藥貼在這裡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
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
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

恁地且去縣裡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士兵走到紫石街
巷口問士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
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
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
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却揭起簾子叫聲何九叔在家
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來尋嚇得手忙脚亂
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
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裡有句話
閒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
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裡坐下
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

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裡已猜八九分量
 酒人一面篩酒武松便不開口且只顧吃酒何九叔見他
 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
 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盃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颯地掣出
 把尖刀來插在卓子上量酒的都驚得呆了那里肯近前
 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抖氣武松將起雙袖握着尖刀
 對何九叔道小子龕踈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
 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武大死的緣故便不干涉
 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半句兒差錯我這口刀
 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間言不道你只
 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手按

武二即
 做事知
 仁勇都
 足備得
 妙人妙
 漢子

不
 得
 小
 道
 說

住肱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去袖子裡取
 出一個袋兒放在卓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兒便是一
 個大証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裡時兩塊酥黑骨頭
 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
 小人並然不知前後因地忽于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
 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
 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
 人同去酒店裡吃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
 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
 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吃了酒食收了這銀子
 小人去到大郎家裡揭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

何九叔
這箇干
已脫得
好

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
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
小人不敢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
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
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
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裡這骨殖酥黑係是
毒藥身死的証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
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
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間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
鄆哥那小廝曾和大郎去茶坊裡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
知都頭要知條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個人時

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入鞘藏了笑還酒錢便同何
九叔望鄆哥家裡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
着個柳籠栲栳在手裡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
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虫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個
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
我的老爹六十歲没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吃官司要
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道鄆哥你把去
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裡想道這五兩銀
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陪侍他吃官司也不妨將
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
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

描。盆。小。
候。子。之。
狀。咄。咄。
如。甚。

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總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
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
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鄆
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
得一籃兒雪梨。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一地里沒
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
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里。我聽
得了這話。一逕遶去尋他。耐王婆老猪狗攔住不放。我
入房裡去乞。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栗
暴。直又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
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
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吃他告了。倒不好。我明
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
西門慶入茶坊裡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担兒。等着只
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鄆哥這日又提了一
籃梨兒。逕去茶坊裡。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
吃。我先把籃兒搬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
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
大來也。原來倒吃他兩個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
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厮開了房門。遶出來。把大郎一脚
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
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

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吃了。還了飯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証一証。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証。見要相公做主。則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得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賊。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

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裡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常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裡。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裡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尚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全方

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收了有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吃留在房裡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有三五張紙張藏在身邊就叫兩個土兵買了個豬首一隻鵝一隻鷄一担酒和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裡約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個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盛不怕他大着胆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慢盛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隣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盃酒替嫂嫂相謝衆隣那婦人大刺刺

盛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個土兵後面盪酒兩個土兵門前安排卓凳又有兩個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理先備一盃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頭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吃酒兩個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隣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

請客
亦如書
大奇

松拖住便道。一盃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舖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隣都在那里了。由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裡。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醜態。那里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吃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吃盃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禮數。

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吃酒。武松道。不是微禮。便請到家。老兒吃。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都似監禁的一般。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隣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櫬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了。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隣休怪。小人龕鹵胡亂。請些個衆隣舍。道。小人們都不曾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是微禮。衆高隣休得笑話。則個土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盃。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

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吃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士兵斟到第四盃酒前後共吃了七盃酒過衆人却似吃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宴只見武松喝叫士兵且收拾過了盃盤少間再吃武松抹了卓子衆隣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隣在這裡中間高隣那位會寫字姚二即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廳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佛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母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隣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只見

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隣舍驚得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隣休怪不必乞驚武松雖是魚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隣做個証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武松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隣舍道却吃不得飯了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那老猪狗聽着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回過臉來看看婦人罵道你那淫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脫查了插在卓子

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倒了隔卓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床子上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猪狗你從實說那婆子只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士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在卓子上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肫肫巴巴道小人便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胡正卿拿起筆拂開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與我無干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去你不說時我先剛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弊妙兩弊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

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子前武松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再叫他說却叫胡正卿寫了王婆道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隣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士兵解肫肫來背剪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裡叫士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婆子也跪在靈

惟得如此
此從容
詳審誰
道武二
是二
之天

前武松道哥哥靈魂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仇雪恨叫土
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腦
揪倒來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
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裡銜着刀雙手去幹開
胸脯取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佛查一刀便割下那婦
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隣舍吃了一驚都掩了臉見他兇
了又不敢動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床
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指了刀插在鞘裡洗了手唱箇喏說
道有勞高隣甚是休愁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
四家隣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
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关了樓門着兩個

土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遶西門慶
生藥舖前來看王管唱個喏大官人宅上在麼王管道
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王管也有些認
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淨巷內武松
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王管慌道都頭在土小人
又不曾傷犯了都頭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
若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里王管道却纔和一個相
識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吃酒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王
管驚得半晌移脚不動自去了且說武松逕逕到獅子橋
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
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裡吃酒武松一直

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窓眼裡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慣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吃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踏上窓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裡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已跳在卓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個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驚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腳來。武松只顧透入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閃，恰好那一脚

好形容

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裡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裡，便不怕他右手虛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裡打來，却被武松略躲箇過，就勢裡從脇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脾只一提，右手早拈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冤鬼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勇力，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裡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吃了一驚。武松伸手去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窓子外，溲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裡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

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憲眼裡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慣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吃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踏上窗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裡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已跳在卓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個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驚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脚來。武松只顧逃入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閃，恰好那一脚。

好形容

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裡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裡便不怕他，右手虛點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裡打來，却被武松略躲箇過，就勢裡從脇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脾只一提，右手早拈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冤鬼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勇力，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裡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吃了一驚。武松伸手去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窗子外，溷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裡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

做一處提在手裡把着那口刀一直逦回紫石街來叫土
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
說道哥哥魂靈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仇殺了奸夫
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隣下來把那
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隣
舍道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四位高隣說則箇那四家隣
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
這幾句話來有分教名標千古聲播萬年直教英雄相聚
滿山寨好漢同心赴水淫正是古今壯士談英勇猛烈強
人仗義忠畢竟武松對四家隣舍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
回分解

李和尚曰武二郎殺此奸夫淫婦妙在從容次第有條
有理若是一竟殺了二人有何難事若武二郎者正所
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聖人聖人
又曰我道周公尚非弟弟武松方是弟弟

